

宋元南戏的珍贵遗存——莆仙戏《王魁》、《刘锡》、《陈光蕊》考述

郑尚宪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 年第三期

—

摘要：宋元南戏剧本流传于世者甚少，给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然而在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福建古老剧种莆仙戏中，却完整地保留了一批佚失已久的南戏剧目。比如，《王魁》、《刘锡》、《陈光蕊》等剧目，与早期南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研究南戏十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其考察与辨析，从而，为南戏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也将为南戏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关键词：莆仙戏； 南戏； 《王魁》； 《刘锡》； 《陈光蕊》

宋元南戏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早期南戏剧本流传于世者甚少，这给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有幸的是，在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莆仙戏中，保留了数十个早期南戏剧目。本文选择其中的《王魁》、《刘锡》和《陈光蕊》进行考察，力图厘清它们与南戏原作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南戏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

一. 《王魁》

宋代南戏《王魁》，又名《王魁负桂英》（为与莆仙戏《王魁》相区别，以下凡涉及南戏《王魁》者，均称《王魁负桂英》），系南戏最早剧目之一，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云：“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1]（P83）明代中叶徐渭的《南词叙录》也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2]（P239）由此可知，《王魁》是宋代南戏的发轫之作。

宋代实有王魁其人。据宋末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王魁传》，王魁名俊民，系北宋嘉祐年间状元，因其年仅二十七岁即得狂疾而死，所以引发了种种猜疑和传说。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宋代张邦基的《侍儿小名录拾遗》引《摭遗》：

“王魁遇桂英于莱州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诗于魁。时魁下第，桂英曰：‘君但为学。四时所须，吾为办之。’由是魁朝去暮来。逾年，有诏求贤，桂为办西游之用。将行，往州北海神庙盟曰：‘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魁后唱第为天下第一，魁父约崔氏为亲，授徐州签判。桂英不之知，乃喜曰：‘徐去此不远，当使人迎我矣！’遣仆持书。魁方坐厅决事，大怒，叱书不受。桂英曰：‘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挥刀自刎。魁在南都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桂英也。魁曰：‘汝果无恙乎？’桂英曰：‘君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为汝饭僧诵佛书，多焚纸钱，舍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后魁竟死。”[3]

(P156)

王魁身为状元，又死得离奇，所以成了宋元时期通俗文艺的热门题材。小说方面：有宋代夏噩《王魁传》、罗烨《醉翁谈录·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和元代柳贯的《王魁传》；戏剧方面：有宋官本杂剧《王魁三乡题》、宋元南戏《王魁》和《王俊民休书记》、元杂剧《海神庙王魁负桂英》（作者尚仲贤）。入明以后，又有无名氏的《桂英诬王魁》、杨文奎的《王魁不负心》和王玉峰的《焚香记》等传奇。宋官本杂剧、南戏和元杂剧诸作均已佚，但从南戏残曲和元杂剧名可以看出，宋元戏曲中的王魁都是以负心汉面目出现的，这与同时代的笔记小说一致。明传奇《桂英诬王魁》和《王魁不负心》已佚，但从剧名可以看出系为王魁翻案之作。明传奇《焚香记》也将王魁写成志诚君子，他与桂英之间的矛盾系恶人金垒播弄所致，最后真相大白，恶人受到惩处，桂英回生与王魁重谐连理。该剧为王魁曲意开脱，全失南戏本来面目，且充满天命论与因果报应思想，但由于迎合了士大夫的好恶心理，明清以来剧坛多据之搬演，南戏《王魁》为之所掩，反而失传。清末赵熙所编川剧《情探》，虽然部分恢复了南戏的王魁负心，被桂英活捉的结局，然而整体上仍沿

用《焚香记》的套路，以后的京剧、越剧也都按此路数搬演。只有在僻处东南一隅的莆仙戏中，这一剧目一直以宋元南戏的本来面目流传。

莆仙戏现存《王魁》《敷桂英》两种版本，其中《王魁》为全本，共八出：一、金荡首出；二、提银反脸；三、王魁卖字；四、金荡卖业；五、荡抽（讥）桂英；六、耻辱自尽；七、无颜佐（自）尽；八、审决丧命。大意为：富豪金荡（名巨富）心爱妓女桂英，流连忘返，家财荡尽，其妻携子金大坚回娘家依舅氏居住。桂英见金荡囊空，与之绝交，转与落魄书生王魁结为夫妇，二人赴海神庙盟誓明心。后王魁上京应试，高中后授徐州通判，桂英遣老仆前去送信，被责打逐回。金荡闻信，上门百般讥讽。桂英羞愧交加，自杀身亡，鬼魂至海王庙诉冤。海王神给她一道文凭，让她前去捉拿王魁。恰巧金荡亦上徐州干谒王魁，桂英鬼魂化为妓女与之同行，至徐州官衙门口倏忽不见，金荡心下惶然。王魁审理妓女凤玉诉李云负心一案，偏袒李云，将凤玉收监。金荡入见王魁，告知桂英死讯，王不胜惊怖。桂英魂附王魁身上，使其改判凤玉一案；旋又魂附金荡身上，借其口怒斥王魁；最后鬼魂显身，王魁百般哀告，仍为桂英索命而去，金荡为之料理后事。新任通判莅任，却是金荡之子金大坚，于是金荡夫妻父子团圆。

《敷桂英》系节本，分《离间烟花》和《门翁送书》两大部分，前者写金巨富被敷桂英拒绝后，上桂英家无理取闹，极力挑拨王魁，劝他离开桂英。这一段与《王魁》差异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门翁送书》部分。

钱南扬先生《宋元戏文辑佚·王魁负桂英》曾从《九宫正始》中标明“元传奇”的《王魁》中辑得一支[南吕·红衲袄]：“离家乡经数旬，在程途多苦辛。到得徐州喜不胜，指望问取，娘子信音。见了书便嗔，句句称官宦门，孜孜地扯破家书，却把我打离厅。”钱先生注称：“此仆人唱，向桂英报告王魁不认的情形。”[4]（P39）这是南戏《王魁负桂英》现存18支佚曲中唯一一支明确提示剧情的曲子，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据此寻绎全剧的蛛丝马迹。莆仙戏《敷桂英·门翁送书》一节详细演绎了这一重大剧情：

先是王魁上场，得意洋洋地自报家门后，马上吩咐下人：“吾家九代簪缨，世承爵禄，并无家眷在外，恐有奸细人等诈冒名色。”接着门翁上场：“且喜来届徐州，山岭崎岖不自由。惟愿状元无他意，一家相会早早再成

就。”声称“桂英夫人有书达上老爷。”王魁一听，马上要他声音小一些，不要再道出“夫人”二字，并赶快打发门翁入后堂休息。王魁看了来信，知道桂英有怕他抛弃之意，他虽也感激桂英三年侍奉之情，但又想到“桂英乃是烟花妓女，吾乃朝中臣子，仕通（假如）娶伊为妻，同僚一知，面目何在？”经过一番斟酌，他决定：“将门公打赶转去，以塞旁言。”于是唤出门翁，责问他是谁让他送书，门翁不知就里，仍称是桂英夫人遣他送书，结果被痛责四十大板赶走。这期间门翁曾与之据理力争，先以桂英昔日情意来劝说王魁，继又责以为人大义，最后直接斥责王魁负心薄悻行为，并提醒王魁当初曾与桂英海神庙盟誓之事。无奈王魁丧心病狂，痛骂门翁并百般诋毁桂英，自称“瓦（我）是玉堂金马客，肯娶倚门卖笑人？”最后甚至威胁要门翁的命。门翁怀恨回到家乡，看到满心欢喜的桂英，不忍心说出实情，只好假言以对。桂英不知真相，还满怀关切地问长问短。门翁言语支吾之间忍不住流下泪来，桂英这才知道事有变卦。门翁说出真情实况，桂英痛不欲生。这时金荡又上门嘲笑辱骂，火上加油，桂英悔恨交加，愤而自刎，死后鬼魂向海神诉冤，海神派小鬼与她一起赴徐州向王魁索命。而王魁自赶走门翁之后，终日神思恍惚，时常梦见桂英前来骂，某日在公堂之上，朦胧中又见到桂英持刀前来，声称已自刎而死，现欲向王魁索命。王魁吓得魂不附体，一病而亡。

此剧对桂英自刎前的内心活动，以及对王魁临死前的极度惊骇情状，都有相当详细和逼真的表现。其中桂英自刎一节，舞台演出时称“桂英割”，是莆仙戏表演中的一个经典折子。在这一折戏中，敷桂英的刚烈性格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现。敷桂英曾是那么爱王魁，把他留在家里，细心照料他的生活，让他专心攻读，可一旦得知王魁负心，她毫不犹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化为厉鬼，赶赴徐州，当面怒斥负心汉：

“[金钱花]冥途杳杳幽幽，分毫亦无差谬。恨着王魁贼禽兽，见伊面怀放休……（白）侥幸，尔讨命来还奴！奴亦来勘尔，尔当初共瓦（我）盟誓，今旦会舍负心。瓦（我）今死了，岂肯留汝性命吗？……

[端正好]贼魁所行忒残忍，全怀思天地共神明。共尔初相会，那谋尔读尽圣贤经，奴舍身依傍汝终身。都袂记的，三年间，同坐行，共尔同床共枕，朝暮

伏侍，三餐食温食清。临行时又送金银乞尔佐盘钱。千言万语嘱咐，念奴恩情，原来尔人面兽心。……

[醉太平]铁打心肝，拈奴书折破，拷打门公，真罪告。亏伊老人，爬尽山共岭，受尽磨拖。既嫌奴奴是墙花路柳，尔莫来相惹。归心宿惜，谁料尔嘴佐嘴蛄脚佐脚行。奴今摸一支刀，自刎性命，去见海神王，面前相交拼。……”

上述莆仙戏中的这些关键情节，如王魁高中后，桂英遣仆人往徐州下书，被王魁打逐，桂英自刎而死，最后活捉王魁，王魁惊怖而死，等等，与宋代《侍儿小名录拾遗》所引《摭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钱南扬先生《宋元戏文辑佚》中所辑的古南戏《王魁负桂英》的 18 支残曲所表现的内容也极为接近，而与明代王玉峰的《焚香记》大异其趣。由此可见，莆仙戏《王魁》、《敷桂英》与作为“戏文之首”的南戏《王魁负桂英》有着相当密切的传承关系。南戏《王魁负桂英》失传数百年之后，在莆仙戏中得以窥见其本来面目，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与莆仙相邻的泉州地区，其古老剧种梨园戏亦保存有《王魁》一剧，学术界肯定它是南戏遗存。将该剧与莆仙戏《王魁》相比，内容基本相同，特别是桂英自杀一节，也是用刀自刎，也称“桂英割”，正和上引宋人笔记小说相同，只是多了一个结局《对理》：王魁被桂英捉至海神庙，伽蓝王升座审问，命桂英与王魁对理，桂英痛斥王魁负心侥幸，王魁理屈词穷，奈其阳寿未终，而且桂英死后和他还有半年夫妻之缘，伽蓝王只好判他为桂英设灵位，立牌坊，好好侍奉。桂英不愿，伽蓝王以押她入酆都地狱，万世不得超生威胁，桂英在拔掉大王胡须，打闹一场后只好屈从。与之相比，莆仙戏《王魁》剧末以金荡一家团圆结局，看似无稽，但实有深意。因为按莆仙戏演出习俗，无论什么剧末尾一定要以团圆结局，《王魁》自然不能例外，而编演者不愿让桂英与王魁妥协，于是让剧中副线人物金荡一家当场团圆，既符合剧种演出惯例，又不改变敷桂英的悲剧结局，应该说是一种明智的变通。

莆仙戏《王魁》中金荡一线，曾有学者认为是“受了王玉峰《焚香记》的影响，对金垒这一人物，做了不同于明传奇的处理。”因此“可看出是在明以后至晚清时期出现的。”[5]（P298）我们认为这一看法还可商榷。一则金荡一线与全剧主线联系密切，系全剧有机构成部分，看不出后来添加的痕迹；二则

明传奇、莆仙戏、梨园戏中都有这一人物，而如我们上面所述，莆仙戏（其实还包括梨园戏）与《焚香记》完全是不同的两种路子，看不出它们和《焚香记》有甚么瓜葛，更没有相互继承关系，充其量只是并列关系。那么在相互并列的三个剧本中都出现同一人物，很可能是它们所依据的母本——南戏《王魁负桂英》中就有此人。而且若仔细寻绎，可以发现这一人物并非空穴来风。在宋人话本《王魁》中，王魁是下第归家路过莱阳县时，遇一友人邀至妓家饮酒而结识桂英的，桂英自刎后，也是该友人写信向王魁报告桂英死讯。莆仙戏中的金荡，与王魁兄弟相称，说是多年好友，很可能即据该友人演绎而来。若此推测能够成立，那么他同时也就是《焚香记》中的金垒和梨园戏中的金蕊的原型。当然，这三位金某在不同剧作中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

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强调莆仙戏《王魁》、《敷桂英》的古老，并不等于说它们完全就是南戏《王魁负桂英》的原貌，作为流传了几百年之久的舞台演出本，它们在搬演过程中必然会有所改动和增饰。如《王魁》中桂英上路一场戏，就很可能系艺人搬演过程中所增添。在这场戏中，先是让桂英化为妓女与金荡同行，在悲愤的寻仇过程中插入许多诙谐的科诨，盘马弯弓，欲抑先扬，有效地调节了场上气氛，从舞台艺术的角度看，并非闲笔；接着又插进嫖客李云抛弃妓女凤玉的矛盾纠葛，由桂英帮凤玉出主意到徐州衙门告状，于是桂英、金荡、凤玉和李云四人一起来到徐州衙门，在矛盾即将总爆发前添上王魁审案这么一出过场戏：先是王魁曲意为李云开脱，责骂凤玉“娼妇无廉耻，强人赎身”，并拷打凤玉，将她下到牢里；这时桂英鬼魂附在王魁身上，借王魁之口，把刚审结的案彻底翻过来，并训斥李云“背负前盟，不思立誓已过，昧地共逆天”“既嫌伊名誉不美，当初就不该共伊暗约。今事已成，汝半途而废，本官容汝，天地神明岂肯容汝！”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法，前一种当然是王魁自我本性的暴露，后者则是通过王魁之口作自我谴责，辛辣无比，又淋漓痛快，既加深了对王魁的批判与鞭挞，又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民间气息，增添了剧作的观赏性，堪称妙笔。

总之，莆仙戏《王魁》和《敷桂英》在较忠实地保存了宋代南戏《王魁负桂英》原貌的同时，又作了必要的丰富和加工，使之更具有观赏性。也因是之故，它受到了莆仙地区民众的欢迎，在南戏《王魁负桂英》失传数百年的时

间内，它和相邻的梨园戏《王魁》在东南海隅一直传演至今。这不能不说是戏曲传播史上的一段奇迹。

二、刘锡（刘锡乞火）

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著录有《刘锡沉香太子》戏文，但失传已久，明清以来各种曲谱都不见收录，以至于钱南扬先生《宋元戏文辑佚》都只能付诸阙如，并在其《戏文概论》中将之列为“完全失传者”。此外元代曾有张时起的《沉香太子劈华山》杂剧，明代有阙名的《劈华山神香救母》杂剧，均已佚。近代以来，京剧和许多地方戏，以及说唱文学中出现了大量敷演沉香救母故事的作品，但它们均系重新结撰，与南戏《刘锡沉香太子》及同题材杂剧并无直接传承关系。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这一题材的发展和演变情况一直不得而知。近年嘉靖本《风月锦囊》传回祖国，人们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一卷《奇妙全家锦囊沉香》，得以窥见明中叶前该剧的传演状况。但该卷实仅原剧“茅店结合”一出，并非全豹。

然而莆仙戏却完整地保留了《刘锡》全剧，且数百年来盛演不衰。

莆仙戏现存《刘锡》与《刘锡乞火》两种抄本，除标目略有不同外，内容完全一样。全剧分《刘锡首出》、《过庙题诗》、《李仙奏旨》、《乞火结缘》、《赠珠哭别》、《诸仙嘲笑》、《落地哭庙》、《囚洞生儿》、《土地送子》、《沉香救母》、《阖家团圆》等共十一出。剧演扬州书生刘锡上京应试，途中到华岳庙卜问前程，因见华岳三娘金身窈窕可爱，情不自禁题诗赞美，并表爱慕之意。三娘回府，认为刘锡题诗侮弄，勃然大怒，立命九龙神降下大雨，拦住刘锡，自己准备亲率鬼卒前去擒拿。却见月老前来宣玉帝旨意，称刘锡乃文曲星下凡，着她与之结三日三夜夫妻。原来此前七夕，三娘因见牛郎织女银河相会，触景生情，偶动凡心；其兄二郎神在王母蟠桃会上又因争座与李铁拐结怨。李铁拐为报复二郎神，遂将三娘偶动凡心和刘锡题诗等事奏明玉帝，怂恿玉帝让三娘与刘锡结合。三娘接旨无奈，只得和鬼卒假扮父女，在金沙路口结茅屋等候刘锡前来投宿。当天夜间，三娘借口乞火、送茶，两次三番到刘锡房中挑逗传情，刘锡本已有意，二人遂结为夫妻。三天期满，三娘告诉刘锡真相，赠送刘锡宝珠一颗、难香一支后，忍痛分别。刘锡上京应试，落

第归来，再到华岳庙中，瞻仰三娘金身，痛诉离情。知县杨某来庙进香，见刘锡衣衫褴褛，身边却藏有宝珠，疑为盗贼。刘锡细说原委，并点起难香，三娘真身出现作证，杨县令遂招刘锡为婿。李铁拐等以三娘私婚刘锡事讥嘲二郎神，二郎神老羞成怒，痛打三娘，并将之囚在黑云洞。三娘洞中产子，因无木柴，将沉香架拆下烧水，故为孩子取名沉香，并请土地神将沉香送刘锡处抚养。若干年后，沉香长大，从学友处得知亲娘消息，又在刘锡处看到三娘血书，决意寻找母亲。而李铁拐此时也觉得当年做事太过分，于是教给沉香武艺，帮助他战退二郎神，劈开黑云洞，救出母亲。玉帝为沉香孝行所感动，颁旨赦免三娘，让她仍旧镇守华岳。

刘锡私婚华岳三娘之事，其来源最早可以追寻到唐代。唐代戴孚《广异记·华岳神女》，记唐代某士人赴京应试，途宿关西旅舍，与下凡的“华岳第三女”结为夫妇，同居七载，生下二子一女。宋代阙名的《异闻总录》也记书生韦子卿去长安赶考，途经华阴庙，见华岳三女神像貌美，表示了倾慕之意，后来果然与三娘子结成夫妻。虽然因人神间隔，他们后来都不能白首偕老，但这种人神恋，尤其是书生和神女之恋，却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演绎成沉香救母的神话故事。孙崇涛认为：“沉香救母故事原题材中的男主人公，并非沉香，而应是沉香之父，即上述杂记中的书生，亦即后世戏曲、说唱中分别取名为刘锡、刘昔、刘向、刘希、刘晋保、刘俊春、刘彦昌等等。在故事的不断丰富、发展中，大概由于沉香救母这一情节极富神话异彩和震荡人心的魅力，遂使沉香这个人物在故事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最后取代他的生父即书生的主角位置。宋元戏文时期可能还处于这前后的过渡阶段，‘宋元旧篇’《刘锡沉香太子》，以刘锡与沉香两名并称作为戏名即是例证（以男主人公名作戏名，是宋元戏文的惯例）。”[6](P.158)所论极为精当。值得注意的是，在莆仙戏《刘锡乞火》中，刘锡所占的分量很重，沉香所占的比重很小，全剧的第一主人公显然是刘锡。揆以孙崇涛先生的上述论断，恰证明了莆仙戏《刘锡》渊源的古老。

上文提及的嘉靖本《风月锦囊》是现今可以见到的有关刘锡故事的最早刊本，因此备受学术界珍视。若将莆仙戏本《刘锡》与之相比，可以看出二者十分相似：

《风月锦囊》本《沉香》相当于莆仙戏本中的第四场《乞火结缘》，正是全剧的核心所在。从情节上看，二者基本相同，都是三娘借乞火点灯和送茶为由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刘锡房中，并没话找话地考问刘锡学问，和他对对子，最后又以刘锡调戏她相要挟，问他要官休还是私休，逼着刘锡与她结合。从文字上看，二者也颇多相似之处。最典型的如二人攀话时对的那付对子，锦囊本作：“六尺丝绦，三尺系腰三尺剩；一条锦被，半边遮体半边闲。”莆仙戏本作：“六尺丝绦，三尺系腰三尺放；一张锦被，半张遮体半张闲。”仅个别字眼不同。莆仙戏本《刘锡》和《风月锦囊》本《沉香》如此惊人地相似，二者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如前所述，这一故事的男主人公名字在各剧种中叫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宋元戏文时代，他叫刘锡，其他的各种名字，均系流传过程中或音近而讹，或因其他原因而改。锦囊本作“刘昔”，当是同音而讹；而莆仙戏本不但主人公名“刘锡”，而且径以之作为剧名，显然更多保留了南戏的原来面目。

《刘锡》一剧在莆仙地区流传很广，妇孺皆晓。莆仙民间长期以来广泛流传的“起火也是你，灭火也是你”“有人救刘锡，无人救三娘”等俗语，即出自该剧。在宋元戏文《刘锡沉香太子》佚失数百年，流传海外的《风月锦囊》亦只保留《沉香》“茅店结合”一出的情况下，此剧在东南一隅的莆仙地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且数百年盛演不衰，诚为一大幸事。

三、陈光蕊

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以往学术界认为该剧本事出自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八“某郡倅江行遇盗”。近年有学者指出，其源头实可追溯到唐人皇甫氏《原化记》中的“崔獬子”和温庭筠《乾馔子》中的“陈义郎”。^{1[1][①]}

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全本已佚，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辑得佚曲三十八支，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补辑两支，共得四十支，已基本可以见出原作面目。此外元末杨讷《西游记》杂剧第一本，明中叶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清代传奇《慈悲愿》和《江流

^{1[1][①]} 详见朱恒夫《三种宋元戏文本事考》，《艺术百家》1992年第一期。

记》均表现同一题材，即唐代高僧玄奘出生及长大后替父报仇的故事。其中《西游记》杂剧与小说差别较大；《慈悲愿》全本久佚，据《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介绍及现存折子戏看，系以杂剧《西游记》为主，杂取小说《西游记》中部分情节组合而成；《江流记》世罕存本，据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介绍，系清初内廷抄本，它以《西游记》杂剧第一本为主，又吸收了明代以来昆、弋两腔的部分出目，为元明以来江流故事的集成剧本，但其中接受南戏的成分极少。

莆仙戏有《陈光蕊》一剧，演唐太宗下令开科，海州书生陈光蕊赴京应试，中状元后被丞相殷开山之女云娇招亲；旋携家赴江州太守任，母亲因中途生病，留住洪州万花店；船夫刘洪伙同李彪逼陈光蕊投水，霸占殷氏，并冒名赴任；而陈光蕊因前日放生了一条由龙王变化的金色鲤鱼，落水后得到龙王救护，暂居水府；几个月后，殷氏产子，因怕刘洪加害，将儿子放入江中，随波逐流，为僧人救起并抚养；十五年后，此子从师父处得知身世，遂到洪州寻得祖母，祖孙二人上京拦住殷开山轿子告状；殷领兵亲到江州，生擒刘洪和李彪，押往洪江行刑以祭奠陈光蕊；龙王送陈光蕊回生，合家团圆。

从上述情节看，莆仙戏《陈光蕊》与杂剧《西游记》差别很大，可以排除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但与小说《西游记》第九回基本相同，似乎是从小说改编而来，但仔细寻绎，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首先，莆仙戏《陈光蕊》与小说相同的关目，几乎也都和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相同，如辞亲赴试、携母上任、母病淹留、江上遇盗、产子浮江、祖孙相遇、上京告状、发兵报仇等等，三者完全相同。我们固然不能断言莆仙戏一定没受小说《西游记》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它直接因袭了南戏。

其次，莆仙戏中还有一些小说中没有，仅存于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佚曲中的情节，如南戏佚曲[黄钟过曲·神仗儿]“孀居数载，别无亲的。只有我儿，教子一经成器。”这一段曲文，钱南扬先生认为是戏文开场时陈母叙述身世之辞。莆仙戏《陈光蕊》中也有类似南戏中陈母的一段自我介绍：“老身张氏，夫君不幸早逝，谨（仅）遗一子，……文理贯通……满腹经纶。……

（唱）[一江风]为瓦（我）子饱学多才，未哉（知）何日可作栋梁材。”又如

南戏佚曲中有一套由[正宫引子·齐天乐]、[正宫过曲·阳关三叠]、[幺]、[风淘沙]、[一撮棹]、[大石尾·尚轻圆煞]等六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详尽表现陈光蕊携妻子辞别殷家赴任情景。小说对此没作具体描述，莆仙戏却做了正面表现，虽然文字不大一样，但曲意与南戏佚曲颇为相似：

[正宫引子·齐天乐]荣膺丹诏瓜期逼，只得暂离京国……

[正宫过曲·阳光三叠]五马行程拥画戟，正是男儿方表诗书力，且匆匆南北为行客。去开幡，治黎民，但守着宽平清白。看棠阴满道侧，有黄童皓叟歌德政，名声指日达上国。

——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佚

曲

[江头送别]卿（我）翁婿父子辞别承君命，不延时刻……

[望故乡]一家离井别家乡，为国治民当尽忠。记得儿童骑竹马，郭汲清廉美名传。

——莆仙戏《陈光蕊》

南戏佚曲中有好几支曲文表现陈光蕊遇难后，其母困守万花店、贫病交加，最终流落街头之事。小说对此也仅一笔带过，莆仙戏中则有专门场次予以表现，其曲文内容与南戏佚曲颇为接近。

第三，在人物关系方面，小说中李彪虽为刘洪的同伴，在刘行凶过程中并没有动手，事后刘洪只身携殷氏赴任，李彪仍留在江上当船夫，从此二人分道扬镳；而莆仙戏中李彪则始终积极地参与犯罪：先是与刘洪共同策划，在江上又是他逼迫陈光蕊投水，既而又是他软硬兼施，诱逼殷氏顺从刘洪，接下来他不但和刘洪一起到江州当官，任满时还是他到京城求殷丞相让刘洪继续留任，一直到最后和刘洪一起在官衙被擒。综观全剧，这一人物不但和刘洪始终相随，且一直是刘洪的得力帮手。对照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佚曲，[南吕过曲·梁州序]中“他去开旛展戟，你肯依随，也有个金花诰”几句，明显是陈光蕊被逼投江后，刘洪同伙劝诱殷氏随顺之词；后面又有刘洪和同伙欢饮高歌的[仙吕入双调过曲·柳梢青]：“今日试展开旛，看来煞富贵。正新除政事廉能，黎民总喜。今日在画堂深处，贱累得蒙望周庇。（合）广设华筵，畅饮高

歌，大拼沉醉。”可见在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中，刘洪身边始终有同伙助纣为虐，莆仙戏中的李彪很可能就是南戏中的这个同伙。

第四，莆仙戏中的南极仙翁颇似南戏中的某老汉。南戏佚文中有一支曲子：

[痴冤家]“猛可里听得吵闹，老汉大胆来到。只见相公吁气心下焦，夫人
在那厢烦恼。”“无依靠，如何是好？难说尽这般圈套。”

钱南扬先生认为此曲系“某老汉与殷氏对唱，在刘洪欲杀害小儿时。”因缺乏上下文，这位老汉的身份我们不能确认。而小说和莆仙戏中殷氏产子时，都有南极仙翁出场，交代她用心保护此子。这位南极仙翁的出场及其作用与南戏中的那位老汉颇有几分相似。

第五，莆仙戏中陈光蕊之母张氏虽然流落街头，但并未失明，因此没有小说中孙子舔眼使之复明的情节。而无论在唐人的《原化记·崔獬子》、《乾馔子·陈义郎》中，还是宋人的《齐东野语·某郡倖江行遇盗》中，都没有这一情节，有人认为这一情节出自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录的两则传说。^{2[2][②]}准此，则莆仙戏所依据的底本的时代当早于《南村辍耕录》，更不可能是嘉靖年间才写定的小说《西游记》了。

第六，小说中，殷氏被迫从了刘洪，因此刘洪伏法，陈光蕊回生后，殷氏自觉无颜，终于自尽。莆仙戏中当刘洪欲霸占殷氏时，殷氏推说重孕在身，答应等生子后再与刘洪结合，而等到生下儿子后，又以装疯躲过了刘洪的玷污，因此日后得以和丈夫、儿子团圆。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全剧已佚，不能确定有无装疯情节，但根据钱南扬先生在《宋元戏文辑佚》中对残曲的排列，在殷氏弃子之后，有表现刘洪大宴宾客的三支曲子。刘洪为何大宴宾客？从以下殷氏所唱的这支曲子看，很可能是庆贺与殷氏正式成婚：

[南吕引子·女冠子]冤家今日开芳宴，这苦事怎生言？画堂中只管频呼唤，不知道我心中怨。

若此推测不错，则此前殷氏并未顺从刘洪。再看南戏剧终一支欢庆团圆的曲子：

^{2[2][②]} 详见朱恒夫《三种宋元戏文本事考》，《艺术百家》1992年第一期。

[黄钟过曲·鲍老催]忆昔衔冤并负屈，岂想道重欢会？奸雄空使牢笼计，瞒不过鬼神知。那时若没龙神救，怎能够有今日？若还不遇迁安的，也葬在鱼腹内。[合]看来罕希，恰似柳毅亲递书，犹如豫章逢故知。把芙蓉帐，孔雀屏，重拂拭，菱花再合月再辉，鸾胶再续弦重理，论分缘非容易。

一派合家欢聚、破镜重圆的喜庆景象。因此可以推测，殷氏很可能用装疯的办法躲过了刘洪的逼婚，保全了贞节，正如莆仙戏里表现的那样。

除上述各点外，莆仙戏《陈光蕊》还有一些与小说不同的细节：如玄奘知道身世后往江州认母，不是以化缘的名义，而是假借行医治病进入府衙；玄奘认祖母后，祖孙同赴京城，拦住殷开山轿头喊冤，而不是如小说那样单身赴京到殷府认亲。莆仙戏与小说的这些差异，不大可能全出于莆仙戏艺人的凭空创造。^{3[3][③]}

由于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全本已佚，我们今天只能根据残曲推演其大致剧情，因而很难准确判定莆仙戏《陈光蕊》中哪些内容系从它那里继承而来。但既然莆仙戏与小说、杂剧有那么多差异，而与南戏佚曲又有那么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它和南戏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当是不争的事实。

通过以上对莆仙戏《王魁》《刘锡》和《陈光蕊》的初步考察，已不难看出莆仙戏与早期南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为南戏资料的匮乏所困扰，而在莆仙戏中却保留了大量南戏的遗存，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相信，通过对它们的认真清理、考察与辨析，将为南戏研究提供更多宝贵的资料，也将为南戏研究打通一条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 [1] 叶子奇.草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 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3][③]} 参见吕舜玲《〈陈光蕊〉考》，《福建戏剧论丛》第二辑，1987年12月内部出刊。

- [3] 张邦基. 侍儿小名录拾遗[M], 虫天子. 香艳丛书:卷三[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 [4] 钱南扬. 宋元戏文辑佚[Z]. 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 [5] 柯子铭. 古南戏<王魁>的遗存及其演变形迹[J]. 中华戏曲:第 20 辑[C]: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
- [6] 孙崇涛. 风月锦囊考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The Valuable Inheritance of Nanxi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extual Research on <WANG< SPAN> Kui> of Puxianxi

ZHENG Shang-xian

Abstract: There are very few plays of nanxi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o spread now,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study them. But some nanxi plays have been preserved intact in Puxianxi, a ancient genre of drama in Fujian, which is called 'the live fossil of nanxi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ome Puxianxi plays as <WANG< FONT> Kui> have close relative with early nanxi. They are very valuable data for the study on nanxi. It'll provide some new materials and open up a new way for the study on nanxi to examine and discriminate them.

Key words: Puxianxi, Nanxi,

基金项目: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莆仙戏史论》(99CB16)

作者简介: 郑尚宪(1954—), 男, 福建仙游人,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博士。

厦门大学图书馆